

博物馆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径研究

赵 晴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近年来，博物馆教育备受关注。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我国博物馆行业的第一个全国性法规《博物馆条例》在表述博物馆的三大功能时将教育放在了第一个。文物嵌入美学教材、观众主导研学改革、馆校跨界双向赋能等现象的背后，透视出教育和研究对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发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博物馆；美育；研学；院校跨界

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被确定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这凸显了博物馆在全面教育体验上的重要作用，国际博物馆日自1977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创立，从1992年开始，每年均会定下一个特定主题，2024年是33年来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将“教育”和“研究”作为年度主题。近年，随着社会对博物馆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首个全国性博物馆行业法规《博物馆条例》出台，在界定博物馆三大功能时，着重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基于实物的学习体验是博物馆特有的特色，是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无法相比的优势。为何以“教育”作为今年的主题词？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行业动态？又该如何界定优质的博物馆教育？

自2020年开始，每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均支持一个或者多个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024年，倡导博物馆从引领发展方向、构建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自我革新这三个方面着手，积极参与并且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2024年则主要关注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四：“优质教育——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使得全民均可终身享有学习的机会。

近年来，以文博为主题的纪录片以及综艺节目不断地登上热门榜单，博物馆热度的急剧增长也推动了大量文物文创产品的流行，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文化商品在市场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一切充分说明，“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这一政策已得到实际有效的执行，并且深入人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融入国民教育——文物嵌入美学教材

什么是好的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具有教育、研究以及保护这三项主要职能，

共同构成一个紧密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个方面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对于实现博物馆服务社会以及推动其自身发展的总体目标，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优质的博物馆教育首要任务便是清晰明确自身的目的指向。文化传承是博物馆教育的核心使命所在，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提高公众的文化认同感以及自信心。

博物馆教育作为非正式教育的一个关键部分，应被纳入国家整体教育体系，并且要和学校正规教育以及其他教育形式紧密合作，对于美学教育，人们想到的不只是学校每周固定的美术和音乐课程，还会想到学生在课外时间参加的各类艺术活动，如泥塑创作、摄影学习、书法练习以及剪纸游戏等。这些活动呈现出美学教育的多样性，其内容与形式不断丰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学生的审美体验和思考能力。

近期人民美术出版社所推出的《文物之美——走进博物馆实践课程》系列教材，以博物馆里的“文物”作为媒介，引领学生在探寻历史进程中领会美学的魅力，并且把艺术鉴赏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紧密相连，比如在介绍“鼎”的章节，教材逐一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的“扁足陶鼎”，历经夏代网格纹青铜鼎，直到商朝时期的杜岭方鼎以及著名的“后母戊”青铜方鼎等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沿着历史的脉搏，读者可有条理地了解不同历史阶段下工艺品造型技术的发展变化，对中华文明审美观念的起源、发展以及演变具有较为全面且深入的认识。文物可在美育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是由于它们承载了大量的美学信息，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精神价值，近年来，《国家宝藏》这类电视节目的流行，以及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引发的社会广泛关注说明，这些古老遗存

通过其独特的时间跨越性和文化传承性，成功激发许多青年一代对文化遗产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推动了他们审美意识的成长与发展。

从美学的层面审视文物，这无疑也是一种可激活文化遗产的途径，如朱光潜在《谈美》中所讲：“只有有审美眼光的人，才可发现美好之处。”当我们以审美的角度观察文物时，每一件文物的形态、色彩、风格等均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甚至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考、人文精神以及价值观念，均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文物并非独自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审美同样如此，正是这一共同之处，为两者之间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可供探索的空间，可让年轻一代可更深入地探寻中华文明美学的发展轨迹。

这套教材可为美学教育打造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此处所提及的“迹”，一方面代表着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的脉络，另一方面还为青少年的美学培养构建起参考框架。

二、警惕娱乐至上——观众主导研学改革

我国博物馆教育当下处于怎样的状况？在哪些方面存在可改进的余地？

从全球的角度给予审视，中国的博物馆教育处于较为领先的位置，这一成果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具有紧密的关联，自1905年张謇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即南通博物苑开始，启迪民众智慧便被作为博物馆的核心职责。

当下我国数量众多的文化展览以及项目开始重视参观者的体验感受，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态势，然而则需关注于过分追求娱乐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比如某些网络热门“打卡点”和“活动”，在历史、艺术以及文化价值方面大多有所欠缺，而在一些博物馆举办的Cosplay表演，则可能会使社会大众对其所传递的文化品位产生质疑。博物馆作为教育与休闲相融合的关键场所，其所有活动都应当以增添机构的文化内涵为宗旨，这类公共空间承担着塑造良好审美品味以及社会风气的职责。

博物馆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类活动并非处于孤立状态，而是与展览紧密相连，参观博物馆是进行这类教育的一种基本且普遍的形式，而展览本身是极具代表性的教育资源，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观众在馆内的时间，为每位参观者提供充满吸引力且富有启发性的文化体验。许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业梦想正是起源于童年时期参观博物馆的经历，在当前情形下，博物馆需要适时改变视角，从机构自身的立场转换到以受众为中心，即从

关注博物馆可提供何种教育内容转变为更深刻地理解学习者在个人成长中真正所需的知识类型。

近年来，民众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呈现出日益增长的态势，文化传承的形式也在持续不断地推陈出新，于是“参观博物馆”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认为，研学旅行作为博物馆教育给予了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契机，而且还代表着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一种创新模式。

《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是山东省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此项目把“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当作定位，借助展览彰显齐鲁文化独有的魅力，展示山东文明的发展过程，突出馆藏文物的特性，还体现最新的学术研究收获，在“海岱日新研学之旅”中，阶段性数据成果依照点云数据→图像数据→三维模型数据的流程获得有效运用，其中点云数据专门用来制作展具和展架。比如在“战国乐舞陶俑”展示部分，借助文物的三维模型数据创作了生动的展示动画，让舞俑可呈现翘袖折腰的动作，乐俑则呈现跽坐于地的姿态，这些数字动画使每个陶俑活灵活现，还最大程度降低了观众与珍贵文物之间的直接接触，保护了文物的安全，又完美重现了古代乐舞场景，呈现了“数字+”时代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潜力。

三、唤醒沉睡文物——馆校跨界双向赋能

博物馆作为承载文化精髓的特殊场所，搭建起今人与古人之间跨越时空与文明的精神桥梁，唤醒文物、使其发声，实际上是现代人对古代智慧的重新领会和呈现，博物馆教育应顺应时代潮流，吸收现代教育理论与技术，借助多样化渠道和形式，在不同生活及学习场景中激发学习者的多元智能。国家博物馆肩负收藏、研究并展示中华文化代表性实物，且对其进行阐释的使命，被称作最高级别的历史文化艺术殿堂，2024年5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传媒大学携手推出首部原创性文物活化舞台剧《盛世欢歌》，该剧围绕两千年前成都平原锦江边俳优的生活经历展开。这一创新之举标志着“博物馆+学校”跨界融合新模式的成功探寻，也是借助文物资源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新实践，《盛世欢歌》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战略下的一项重要成果。

击鼓说唱俑头戴帻巾，胸膛与腹部袒露在外，身着长裤且赤着双脚，左臂环抱着一面扁鼓，右手高高举起

鼓槌，仿佛正欲敲击，中国传媒大学的创作者们将年轻一代对文化遗产的热忱与自身专业技能精妙融合，将俳优那开怀大笑、表情诙谐且惟妙惟肖的形象生动呈现出来。表演者有时端坐在殿堂之上展开激烈辩论，有时又转变为轻松诙谐的对话，或以激情四溢的歌唱，各类民间杂耍表演，博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这尊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常设展览中秦汉部分明星展品的击鼓说唱俑，引领我们穿越至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体验了一段充满波折变化的普通民众生活历程。

击鼓说唱俑呈现出中华早期的说唱艺术，呈现出曲艺与戏曲的原始模样，创新演出《盛世欢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具有融合性与趣味性，这个作品呈现了古老文化和现代元素的交汇，传统技艺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促进了文化遗产教育功能的结合，借助多种艺术手法交织，让东汉时期说唱艺术蕴含的幽默感和乐观主义精神，经年轻一代演员之手重现并传递给观众。《盛世欢歌》巧妙抓住说唱俑带给人们欢乐的特点，不管处于何种人生境遇，这种表演形式可保持积极向上态度，为观众带来愉悦心情。

总结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也是舞台艺术等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当前，跨界合作成为国内博物馆实现优势互补、创新发展的新途径，舞台艺术形式可以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文物内涵。2024年2月，在“和合中国”特展闭幕当晚，《又见辽博——“和合中国”主题晚会》在辽宁省博物馆震撼上演，舞蹈《春山踏歌》、吟诵《千古诗经》、原创歌舞《和合中国》等舞台艺术演绎了文物之美。希望全国各地博物馆择善而从，继续发掘丰富馆藏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和时代价值，联合艺术院团、高等院校等深度融合创新，推出更多、更精彩的文物活化舞台剧，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博物馆在连接历史、当下以及未来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作为公共文化的关键平台与媒介，肩负着借助实物展示去解读历史文化、塑造社会价值观以及培育公众审美能力的关键教育功能，而这一教育功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最终要由大众进行评判，优质的博物馆教育首先要明确自身的目的。其首要任务在于进行文化遗产的传递，并且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强化人们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以及自信心。为了让文物活起来，推动文物展览“走出去”，博物馆成为公众的“第二课堂”，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社会教育功能日益加强，在当今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 童芳. 数字叙事：新技术背景下的博物馆设计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20(18): 165-171.
- [2] 郑钰等. 基于教育功能与内涵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设计[J].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2020.(04).
- [3] 王红, 刘素仁. 沉浸与叙事：新媒体影像技术下的博物馆文化沉浸式体验设计研究[J]. 艺术百家, 2018.(07).
- [4] 周凯, 杨婧言. 数字文化消费中的沉浸式传播研究——以数字化博物馆为例[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05).
- [5] 岳顶聪. 博物馆数字化展示的交互体验研究[D]. 深圳大学, 2018.
- [6] 刘秀娜. 博物馆展览中的情境剧场化研究[D]. 浙江理工大学, 2021.
- [7] 唐婷婷. 互联网+视域下博物馆文化传播策略及效果研究[D]. 成都理工大学, 2019.
- [8] 何东蕾. 文旅融合背景下对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思考[J]. 中国博物馆, 2019(04): 112-117.
- [9] 杨拓. 新技术视角下博物馆发展实践与趋势[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9(11): 146-152.
- [10] 李德庚. 流动的博物馆[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0.01.